

科学现场

煤气罐社区:住进房子,也住进历史

本报记者 李斐然



地理大发现

本报记者 赵涵漠

不爱官邸更爱家

这绝对是一座豪宅——俯瞰兰德河,占地4英亩,建筑面积8700平方英尺,配有5间卧室、4间浴室、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吧台和一台风力涡轮机。最重要的是,这里还不收房租。

这就是美国密歇根州长官邸。可甫一当选州长,里克·斯奈德就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不会搬进去,他将继续生活在距此70英里的安娜堡,因为女儿的学校就在附近。

当然,斯奈德州长不受诱惑还有其他原因。他是一个风险投资家,自家的房产建筑面积达10600平方英尺,还拥有室内游泳池、影院和酒窖。斯奈德表示,住在家里的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他不需要官邸提供的一批全职家政人员,也就相当于为纳税人省钱,“我相信每一块钱都是有用途的”。

全美共有45个州为州长提供官邸,但一些政治家放弃了这项福利。科罗拉多州州长也是其中一位,该州官邸所在地区较为商业化,“而在我现在住的街区,有16个孩子可以和我儿子玩”。

“更何况,我的妻子也希望能自己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区分清楚。”他说。

在美国,州长官邸不仅是该州第一家庭的居所,而且还是当地面向全国的店面。阿肯色州州长官邸在1950年建成时,并没有举行剪彩仪式,而是向民众发出了“开放日”的通告。“开放日”持续了整整一周,共18万当地居民大摇大摆地走进州长的新家。

这座官邸一层是行政办公区和会议室,二层也向公众开放参观,只有面积最小的三层才是州长一家的私人空间。这里每星期至少举办3次官方活动,每年大约接待1.6万人参观。其中一任州长的夫人甚至曾经抱怨,“与其说是个家,还不如说是个小型会议中心”。

对于一部分富翁州长来说,这样的官邸有点小。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官邸又实在太大。

2003年,马里兰州州长埃里奇一家兴高采烈地搬进官邸。他们迅速发现,这里没有供孩子洗澡的澡盆,整座房子只有一个工业冰箱,还被扔在地下室角落里。

“房子实在太大了。”埃里奇夫人曾向《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描述过新家的第一顿晚餐,“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宽大的老古董桌子周围,彼此离得远远的,完全没有了家的温暖,大家只能傻傻地看着对方。厨师恭敬地站在一旁问我们晚饭的安排,他说能为我们做任何可口的饭菜,不过我们只是傻笑”。

更何况,即便是州长官邸,卫生或消防条件也有可能不达标。2005年,建于19世纪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官邸遭受霉菌侵扰,州长一家不得不躲进地下室躲避两个月。2008年,得克萨斯州州长官邸发生火灾,烧毁墙面,幸好州长夫妇当时身在瑞典。

不过,比起佛蒙特州,以上两位州长应该感到幸运。佛蒙特州州长官邸坐落在州议会附近,在那栋小楼里可以找到州行政部门和州长办公室,就连该州的历史博物馆都占据其中。“官邸”藏在5层的角落,卧室小到只能放一张平时折叠靠墙沙发床。

州长舒默只好自己在附近租了一栋房子。但根据该州法律,在议会开会期间,他甚至领不到租房补贴。因为他不住那间小卧室。

作为阿肯色州的“著名旅游景点”,该州州长官邸仍每周两次向公众开放。但1999年时,这座庄园曾遭受龙卷风袭击,州议会决定对其进行全面维修。阿肯色预制房屋协会为“受灾州长”哈克比捐赠了一套活动房屋,就放在官邸大院内,供该州第一家庭在施工期间居住。

“哈克比的新家”一时成为全美的新闻热点。一位长着大下巴的知名脱口秀主持人与州长现场连线,哈克比先生告诉主持人,他们家的临时宿舍“大到装你的下巴没问题”。

第一家庭并没有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的风气,因为哈克比夫人打心眼里觉得新家挺不错。

几乎每一本奥地利旅游指南上,安德利亚斯·波斯杰克居住的房子都会被列为“维也纳之行必去景点”。因此,每周都有人打电话预约参观。坐在轮椅上的主人,总会提前在大门口热情地迎接访客:“我是住在这里的安迪,欢迎来到煤气罐!”

行驶在维也纳市区开往机场的公路上,人们远远地就能看到4个巨型煤气罐屹立着。不过,这些煤气罐里面装的不是煤气,而是安德利亚斯这样活生生的人。上世纪末经过改建后,煤气罐的砖外墙得以保留,内部那些真正的煤气罐被拆除,修建起楼房,配备先进设施,成为可供居住、商业使用等功能的新型“煤气罐社区”。

社区里如今住着1500多名住户,还有70多家商店、银行、餐厅等配套设施。住户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煤气罐居民”。每年冬天,煤气罐社区居民委员会主席安德利亚斯会组织全体居民聚会,为这4栋有110多年历史的建筑举办生日派对。

“在旧的煤气罐里盖新房子有一个缺点,新房子的设计要受到房子形状的限制。”安德利亚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是,这些改造后的房子重新焕发了生命,它们拥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风格,以及自己的设计。这就是它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改造再利用,是我们的态度,也是让一个城市焕发新生的方式

安德利亚斯是煤气罐社区第一批搬进来的“元老级”住户。2001年,他还上大学读书,四处找房子住。报纸上的租房信息,没有让他中意的,反倒频频上新闻的“煤气罐里的家”吸引了他。

在维也纳,“煤气罐”几乎算得上家喻户晓的地标性建筑。这4个煤气罐建造于1896年,每个直径60米,高56米,曾经是维也纳的主要能源基地,陪伴奥地利人度过了80多个春夏秋冬,直至天然气渐渐取代煤气,成为更常用更清洁的能源。

1986年,4座里程碑式的巨型煤气罐正式退出生产一线,内部结构被拆除,仅留下砖外墙。废弃后,除了偶尔举办过几场震耳欲聋的音乐演出外,这里还曾经给007剧组,拍摄过影片。其他时间,这个工业时期最核心的动力来源,在维也纳市郊静静地矗立着。

“几乎所有的工业城市都会面临这样的困扰:产业转型以后,工业时代留下的建筑遗产应该怎么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陆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是大拆大建,把一切推倒重建,还是把老房子留下来,进行适应性再利用?”

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在上世纪欧美主要工业国家都有不少支持者,并且不少国家经历过“大拆大建”的阶段。但1975年后,欧美许多国家用法律形式给“旧建筑适应性再利用”以支持,并对此类建筑进行财政补贴,使其成为建筑学领域的一种潮流。据统计,在美国约70%的建筑项目与此有关,欧洲则有80%的建筑业务属于“旧建筑再利用”。

让老房子融入新时代,后来渐渐变成主流。英国人把废弃的老式发电站改造成举世闻名的泰特美术馆,被誉为“英国美术史上的分水岭”;德国人把荒废的多个工业区改造成住宅、商用楼宇以及旅游景点,就连报废的火车头都“重装上阵”,被改造成餐厅,供游客在荒废铁轨上的火车里喝着咖啡晒太阳。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建筑遗产的保护方式主要以改造为博物馆为主,但人们意识到,这种方式未能将遗产的种种价值有效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欧洲在70年代中期提出“住到古迹中去”的口号。通过将大量历史建筑改造为宜居人的居所,有效地将历史遗产融入当代人居环境的建构中。

影音书画

实习生 张渺

静谧的海水中,一条幽蓝的海鱼正在静静游动,遍体浓艳的蓝色花纹间杂着白色的斑纹,偶尔还有些许粉红点缀,触须上更是布着细小的、珊瑚状的红须。一对儿黄澄澄的眼睛周围,红黑相间的纹路看上去十分显眼。



煤气罐社区内部

正是在这样的建筑潮流影响下,1995年,奥地利政府举办设计竞赛,为将老煤气罐改造成新城区寻找最佳方案。“充分尊重老煤气罐在城市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保护原有外观,通过内部结构的彻底改建来适应功能转换,使其既适合现代生活所需,又能让人从外观上清晰地辨认出它们昔日的功能和当地的历史”。政府提出了这样的基本理念。

这一高难度的历史与现代的建筑对话,吸引了全世界的顶级建筑师。最终,法国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奥地利蓝天设计室以及奥地利国内顶尖建筑学教授分别担任起ABCD四个煤气罐的适应性改造工作。

经过两年半的改建后,4个罐的上部建成600多套公寓供人居住,其中既有标准套间,也有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户型。底座几层是为商业、娱乐以及办公等设计的公共用房,有大型超市、电影院、银行、警察哨所,甚至还有一家幼儿园。

“生活在这里很享受,这是一座‘城中城’,所有想要的设施都在同一个大楼层里。最重要的是,你会有一种独特的体验——你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名字的陌生大楼里,并且它的名字也不是诸如‘中央大街56号’这样冷冰冰的门牌。大部分的奥地利人都知道‘煤气罐’,提起它都会想起许多过去的故事。”安德利亚斯说。

对亲手为煤气罐设计“新装”的建筑师来说,“留住有故事的老房子”并不单指那些贵族般的历史名胜。那些没有显赫历史背景普通房子,承载了普通人对城市的历史记忆,也不应该被轻易地从地图上抹去。

“对于那些并不神圣的房子,将其改造再利用,是我们的态度。”负责改建B罐的奥地利蓝天设计室建筑师沃尔夫·皮克斯说。“我们应用在保护它们的同时,为它们找到新的使用方式。这是让一个城市焕发新生的方式。”

人们不仅共享属于过去的历史,还在一起为未来创造回忆

作为煤气罐社区兼职导游,安德利亚斯常常会遇到世界各地的访客,其中不乏

中国面孔。

“他们会惊讶地对我说,煤气罐社区居然这么大,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煤气罐里面明亮宽敞,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安德利亚斯不无得意地补充道,“B罐里面还有一个煤气罐花园呢,这也是我们独有的特色。”

虽然对维也纳四大煤气罐改造利用的成功案例早有所闻,但实地考察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邓雪娟教授“面对高60多米的这组煤气罐,还是很惊讶”。“从外观看是砖砌的欧式古典老建筑,但一走进去,却是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和公寓。”邓雪娟说。

改建后的4个煤气罐用一条长长的购物街贯穿在一起,通过地铁线市相连,并设有多个地下车库,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为了保证每套住宅的通风采光,每个设计师都拿出自己的创意。A罐设计师让·努维尔沿着煤气罐的筒形外墙嵌入了18幢弓形住宅塔楼,组成一个有“缝隙”的环,并为煤气罐盖上了玻璃穹顶,透过穹顶和塔楼之间的“缝隙”,煤气罐内部十分明亮,被称为“光明殿堂”。

“走进煤气罐里面,抬头可以看到很多新添的彩色玻璃,穿过新楼外面就是古老的砖外墙。当阳光透过玻璃射入大堂,会有一些震撼而梦幻的效果。”在煤气罐社区体验了“古今穿越”的陆地说。

虽然许多人喜欢参观充满记忆的名胜古迹,但他们未必愿意住进满是历史的老房子。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出任法国巴黎市长的希拉克就一度对老建筑很不屑,觉得它们“没什么好改造的”——那些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电梯、没有集体供暖设施、没有任何先进设施的房子并不适合现代生活。

然而,经过和民众广泛对话,仅仅两年后,他的观念就彻底改变。在接受美国《建筑评论》采访时,他特意提到,巴黎那时候还有几十万套没有现代设备的历史建筑,完全可以经过适应性再利用,重新成为巴黎人独具特色的高质量生活场所。

因为腿脚不便,安德利亚斯更关心生活是否便捷。“我住在C罐,出门就是电梯,下楼可以到超市买食物,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心情好的时候偶尔去剧院看演出,万一生病了这里还有医生和药店。路上碰

上邻居,大家会打打招呼聊聊天,这里就像一个部落或村庄,住户相互认识,常常聚会或者组织活动。”他说。

住在充满记忆的煤气罐里的人,不仅共享属于过去的历史,还在一起为未来创造回忆。除了每年集体为煤气罐庆祝生日,他们还组成旅行小分队,一起徒步旅行。4个煤气罐的居民还组成4支不同的足球队,定期举办“煤气罐足球赛”。

人不仅住在房子里,更住在历史和回忆里

“这里的房子是不是很贵?”经常有游客这样问安德利亚斯。这往往需要他费一番口舌。因为对主持城市规划建设的奥地利政府来说,设计改建以及后期维护煤气罐社区,花费超过1.78亿欧元,远非用推土机将这片旧工业区夷为平地重新盖房子昂贵得多。但对安德利亚斯等居民来说,这里的房价反而比维也其他楼房低。

“政府鼓励人们住到旧建筑改造而成的煤气罐社区,所以给这里的居民相当高的补贴。”他解释说。

在他眼里,长远看来,煤气罐社区一定会不断升值。商场、电影院和音乐厅等商户的不断盈利,旅游带来的收益也不断增加,但他更愿意强调的是,“我们保留住了回忆,煤气罐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不会贬值的”。

“很多人会觉得,做旧建筑再利用的人是带着一颗怀旧的心,但在西方人看来,老房子不会单纯为了怀旧,反倒会作为激发新灵感的土壤。我也希望能够生活在有记忆的房子。”陆地说。

正是在“旧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理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有历史的老建筑,如同流水一样自如地融入现代城市之中,有时甚至让人无法察觉。邓雪娟在欧洲的城市,走走路边餐馆,常看到室内的老式楼梯、彩色玻璃的老窗台、旧门把手和加建的夹层,才意识到这是用旧建筑改造而成的。

当她回到北京,这股“老建筑风潮”也渐渐吹进了中国。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新天地、广州水泥厂等建筑案例,都成为这一理念的中国样本。

然而,让陆地感到些许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大多数的案例都是将旧工业区改造成艺术区,或者对名胜古迹进行修缮改造,很少有案例是将合适的建筑改造成现代住宅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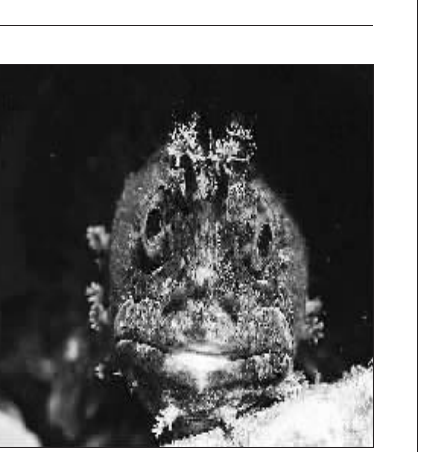
毕竟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记忆往往跟那些“并不神圣的房子”有关。陆地还记得,小时候家住苏州,是“临着河的典型江南房子”,自己赤着脚从客厅的台阶走下去,可以直接踏进水流潺潺的河里。

但在10年前,这座老宅按照市政规划被拆除,身为建筑学教授,陆地只能眼睁睁看着装满过去的历史和回忆的房子被夷为平地,然后陌生的大楼在那里拔地而起。

陆地收集了国外许多类似案例进行研究,写成了系统性介绍旧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的专著《建筑的生与死:历史建筑再利用研究》。里面自然少不了安德利亚斯引以为豪的家——“煤气罐社区”。

正因为如此关注,“煤气罐社区专家”安德利亚斯最近很忙。他要召集新一年的社区规划会,还时不时要着西装领带,坐着轮椅在4个煤气罐中往来穿梭,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媒体讲述这4个煤气罐的故事。

“只要到维也纳,很多人都会去逛逛这组煤气罐改建成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它记录了城市历史的变迁,延续了城市文脉。”邓雪娟感叹说,“如果把这4个煤气罐拆除,新建一组高层建筑、高档社区,大概是不会吸引人去参观的。因为大拆大建、片面追求容积率,只会让一个城市失去特色。这也正是我国在高速增长城市的进程中,‘千城一面’的症结所在。”



变异的DNA,全人类都是受害者,躲到南极也没用。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有一部家喻户晓的系列电影名为《哥斯拉》,影片中塑造了一只在美国遭受核辐射后从海上出现、袭击都市的怪兽。眼下,造成核辐射的灾后垃圾已经有了,哥斯拉会不会也不远了?

按照计划,日本政府希望在2014年3月之前,将所有灾后的核污染垃圾处理干净。希望这里所说的处理方式,并非如去年一样,指的是“倾倒入海”。

否则,科幻电影里想象出的核辐射变异生物哥斯拉,真的有可能化身“鱼斯拉”,在某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浩浩荡荡地登陆东京呢。

知游

实习生 张渺

去哪儿玩

长假去哪里玩?再过20年,喜欢旅游的人们会多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择——太空旅游!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科学家提出了一项“星际列车”的构想,利用1600公里长的真空管道和超导电缆,将磁悬浮列车送入低地球轨道,使用太空列车向轨道运送货物和人员。美国科学家詹姆斯·威尔逊指出,用这种方式进行太空旅行的成本远比用火箭低。

科学家们预测,最快到2032年,每年将有400万游客可以进入太空旅游,计算下来,或许每人只需拿出区区5000美元,便可实现遨游太空的梦想。

根据威尔逊的计算,用于给列车加速的管道出口的高度需在海拔4000米以上,全球范围内除了南极冰盖,只有四个理想地点,分别位于美国、俄罗斯、格陵兰和中国。这无疑是中国旅游爱好者的一大喜讯呢,又节省了一笔出国前往发射地点的费用。

现在就可以开始幻想了,等20多年后,在微博上发几张太空旅游归来的照片,写几篇旅游日记,真是太拉风了。

从花2000万美元登陆国际空间站,到60万英镑的太空旅馆和20万美元的太空飞机,再到将来的5000美元,昂贵的太空游价格不断下跌,几乎比得上清仓大甩卖。昔日王谢堂前的太空飞行旅游,飞着飞着,就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找啥吃

忘了地沟油、瘦肉精和毒奶粉吧,与塑料纤维质比起来,那些可以人为制造的有毒食品都没什么可怕的。

最新一期美国《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的一项研究报告发出重要警告,来自洗涤剂造纤维衣物后散落的、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微小塑料碎片,目前正在随污水排放,越来越多地堆积在海洋环境里,而且,已进入到了动物的食物链中。

研究团队分别从英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全球18个海岸提取样本,没有一个样品不含有微塑料屑。

更可怕的是,研究表明,比1纳米还要小的塑料屑被许多动物吃进肚子里,通过这些动物的胃,进入其循环系统,之后堆积在细胞里。久而久之,也许会成为细胞的一部分遗传下去。

越是靠近大城市的海域,情况越严重。人们更容易关注核污染、石油泄漏对生物基因造成的变异影响,往往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垃圾。

在人们稍不注意之际,化学垃圾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生物链,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的列车,飞驰前进着,不可能停下来更不可能回头。

如果食物链已经污染,谁也别想抱着侥幸心理,躲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过自给自足的日子,也迟早会波及的。

谁在想

还记得1999年的那道高考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吗?当初这道非常“科幻”的题目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讨论。如果该题在13年后的今天出,可能就不会引发那么大的波澜。因为科学已经越过了想象的步伐,迈向了前沿。

前不久,美国有两个科学家小组公布实验结果,宣称发现了可以建立“伪造记忆”的方法。记忆存储在大脑细胞中,而研究小组可以控制这些细胞来建立“人造记忆”,将伪记忆植入大脑。

从表面上看,如果记忆移植技术进一步发展,未来的人类学习什么都方便了,只需要移植专家和前人的记忆就行了,不但能节省大量时间,还能学得完整更准确。但是,强行移植的记忆和自己的理解真的能一样吗?用自己的脑子想别人的记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记忆移植的弊端也不少,若是这项技术被用于犯罪行为,真的是触及了人类自由意志的底线。前不久,美国心理医生马克·施瓦兹为了赚取不义之财,竟在为患者进行催眠治疗期间,向其潜意识中“植入”大量恐怖的“虚构记忆”,骗取多达65万美元“治疗费”!

不过,关于记忆移植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仅适用于老鼠。实验成功后科学家激动地宣布:“我们最终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人造记忆!”究竟这一技术是利是弊,还得再看今后的研究成果了。